

语文教学倾听的框架分析与运行机理

杜二敏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 作为一项关系性活动, 语文教学倾听指向人、观照人、培养人和完善人, 在框架上表现为“两主体三层面五要素”, 从外部语言要素到内部思维与心理要素, 落点为行为与精神要素。语文教学倾听的言说主体在语言上真诚自然, 思维上富有启迪, 心理上产生共情, 行为上反应及时, 精神上积极关注; 倾听主体则感到内心温暖、豁然开朗、你我共在、获得支持、实现成长。语文教学倾听遵循四重运行机理: 从有界自我走向开放自我, 从聚焦自我走向同步敏感, 从集体独舞走向关系共舞, 从孤立行动走向联合共创。在充满关怀情愫、如家温暖的教学场域内, 师生共享倾听之美, 成为语文教学倾听的运行愿景。

[关键词] 倾听; 语文教学; 开放自我; 你我共在; 关系共舞

[中图分类号] G 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2024)01-0040-09

高质量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优质教育活动的支撑, 需要师生身心在场、相互倾听与主动回应, 这关涉到教学倾听活动, 并在各学科教学中进行实践。那么, 语文教学倾听是一项什么样的活动, 其活动开展的框架如何, 有着怎样的运行机理? 厘清这些问题, 有助于敞开语文教学倾听的遮蔽之象, 登临澄明之境, 对生命的成长、发展及完善具有重要作用。

一、语文教学倾听的内涵及旨归

语文教学倾听是指为了实现能倾听、会倾听、善倾听的整全生命养成目的, 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身心情意具身沉浸, 借助始终在场的身体, 一直敞开的耳朵, 全神贯注的表情, 合宜呈现的手势, 认真听取自然、他人、文本和自我等对象, 并对声音传达主体作出及时反应的一种交互活动。它以“纸上有声”的语文学科作为载体, 以“我—你”关系基础上的相遇哲学为哲学基础, 借由不断实践, 发展出教师倾听学生、学生倾听教师、学生倾听同伴、教师和学生共同倾听、教师和学生倾听自我等活动样态。在认真倾听并且积极呼应生命

发出的需求、出现的疑惑, 以及存在的困境过程中, 教师和学生逐渐实现知识、思想、情感和生命等层面的同生共长。

语文教学倾听表现为人与人理想交往基础之上的关系性活动, 是教师和学生作为整全生命, 积极敞开自我, 热情接纳他人, 虔诚地将彼此邀请到对方生命中, 为对方的在世存在而积极地操心, 促进教师和学生成长为能倾听、会倾听和善倾听的整全生命个体, 增强教师与自我、学生与自我、教师与学生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以丰赡教师和精神世界, 实现生命的成长、发展及完善。通过语文教学倾听, 师生徜徉在语文学科学习过程中, 连同多感官有机联合所开展的其他活动, 加上其他学科开展的活动, 他们“体验到丰富的世界, 建构出丰盈的生命”^[1], 实现成己、成人和成物的目的。作为一项关系性活动, 指向人、观照人、培养人和完善人的语文教学倾听, 既有助于改变教育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疏离、异化为物”的不良状态, 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将教育异化为“控制与被控制”“解放与被解放”的不良现象。

[收稿日期] 2023-03-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核心素养理论的统编本语文教材研究”(19YJCZH266);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学卓越教师学科专业素养研究——以语文学科为例”(SC21EZX037)

[作者简介] 杜二敏(1978—), 女, 河南封丘人,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二、语文教学倾听的框架分析

语文教学倾听发生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在师生共同建构的课堂教学中，借由言说主体和倾听主体外在显性的语言表现，经过发生在主体内部的思维活动与心理表现，最终流向落点的行为表现与精神要素之河，语文教学倾听遵循着由外部到内部再到落点的流动路向，在框架上呈现出“两主体三层面五要素”的相互关联与彼此交互，（见表1）。

表1 语文教学倾听的“两主体三层面五要素”框架

层面	要素	主体	
外部	语言	言说主体	倾听主体
		真诚自然	内心温暖
内部	思维	富有启迪	豁然开朗
	心理	产生共情	你我共生
落点	行为	反应及时	获得支持
	精神	积极关注	实现成长

（一）语文教学倾听的外部表现

从语文教学倾听的外部审视，作为一种发生在“我—你”维度上的关系性存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两个主体为言说主体和倾听主体。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作为言说主体，教师的语言似乎更为重要地表现出富有结构、注重修饰、多用长句、文雅优美和饱含诗意等特点，甚至在有些情境下，教师还需要借助略带夸张、精修结构的语言进行言说。通过参与式课堂观察，对教师和学生展开访谈，观看语文课堂教学视频，笔者发现，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时，言说主体真诚自然的语言表达，更加容易邀请倾听主体自觉进入到课堂交流的语境中，这似乎与人们一般所认为的观念相背离。精加工和结构化的语言表达，是言说主体的语言表现样态，如果运用的时间恰当，发生的场境合宜，有助于倾听主体沉浸在语文教学过程之中，消解倾听主体思维上的疑惑，将语文教学推向前进，但是这种言语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教学语言样态。从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

邀请学生进入倾听情境、打破学生的抵制性沉默、推动课堂走向深入等情形来看，言说主体语言的真诚自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妨设想这样的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情境：在认真倾听的基础上，经过主动思考，学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当学生由倾听主体转变为言说主体，组织合适的语言、选择恰当的形式和教师、其他同伴分享自己的观点之后，他热切希望能够从其他倾听主体那里获得积极回应。当教师和学生“以充满关怀情愫与真诚自然的倾听姿态，身心情意共在，具身沉浸地倾听并且理解言说主体此时此刻当下场域中所产生的体验时”^[2]，他们能够真诚自然地对言说主体的回答进行评价，特别是对学生言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中肯綮的意见，给予富有启迪性的建议时，学生敏锐善感的心灵能够感受到教师的真诚自然，油然而生出温暖的感觉，产生了为教师所吸引之感、生发出喜欢同伴之情，形成了热爱语文学科的正向情感与积极心向。当学生陷入思维困境，无法借助语言流畅地表达自我时，教师能够及时洞悉学生所发出的需求、出现的疑惑，以及存在的困境，运用真诚自然的语言向学生伸以援手，满足他们的需求，消除他们的疑惑，帮助他们走出生命的困境，心生暖意的学生再次获得学习的动力，重新踏上语文学习的旅程。

（二）语文教学倾听的内部表征

从内部加以审视，语文教学倾听运行过程中的言说主体在思维上表现出富有启迪的特点。对言说主体而言，思维敏捷、视域广阔、定位精准而又能够直击问题实质的思维品质，有助于语文教学倾听更好地发生，更加顺利地进入运行轨道。借助这样的思维品质，教师能够更加敏锐地发现学生新学知识与已有知识之间存在的联系，甚至还能够预见它们与未来新知之间存在的连接，洞见知识的本质，更好地展开语文教学倾听活动，促进言说与倾听活动的交互发生。这意味着，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过程中，言说主体和倾听主体的专业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他们的知识丰富，视野广阔，思维敏捷，体验深邃，表达真诚自然。那么，他们就能够更加富有创意地设置语文教学倾听的运行情境，“将自己对学生能够有效开展倾听活动的期待传递给学生，并为学生所体验”^[3]，进而与他们开展联合共创的学

习活动。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过程中，作为成长中的生命个体，学生具有未完成性，在主观层面上，因为身心尚未成熟，他们可能存在思维偏执的不良状态；在客观层面上，或者因为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情形，或者因为倾听环境的嘈杂，他们极有可能会遇到学习阻抗的现象，教师能够根据学生存在问题的不同情境，迅速捕捉、准确研判学生学习阻抗产生的原因，根据不同情境为他们搭建问题解决的支架。比如，为学生提供恰当的概念，补充背景知识，教给学生“语文方法性知识”^[4]，和学生共同反思，等等。在敏捷而富有启发性思维的有力助推下，教师敏锐地发现学生倾听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多元支架，帮助他们积极应对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阻抗现象，促使他们消解学习过程中存在的迷思，进入到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柳暗花明之境。

在心理上，语文教学倾听运行过程中的倾听主体与言说主体产生积极共情，它是指教师和学生的情感共频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共存共生关系。当语文教学倾听逐渐走向深入，师生可能会进行更加富有挑战性的学习活动，学生需要身体自我、智力自我和精神自我积极在场，付出心智努力，同时集小组乃至全班智慧的积极应对。在上述情形中，学生可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极有可能会产生受挫心理，尤其是在经历艰苦卓绝的心智探索之后，仍旧一筹莫展、原地踏步之时，他们很可能会就此止步。出于对生命成长、发展及完善的积极关注，师生同频共在，教师充满虔诚地倾听学生发出的需求、产生的疑惑，以及存在的困境，积极参与到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之中，把握学生的学习进度，给予他们及时且合宜的指导。当学生遇到困难时，教师或者从自己的角度，聆听学生的言行举止，探寻问题产生的根源；或者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运用“假如我是学生”的视角思考问题，努力寻求学生思维不畅的原因，探究学生倾听受阻的源头所在。加之，教师借助真诚自然的语言，富有启迪性的思维对学生进行指导，作为倾听主体的学生在知识储备上得到扩充与丰富，在思维洞察力方面产生豁然开朗之感，在心理上生出温暖之意，在情感体验上和教师共同拥有“你我共在”的积极心理。

（三）语文教学倾听的落点样态

语文教学倾听的落点表现在行为和精神两个方面。从行为上来看，言说主体表现出反应及时的特点，正所谓“倾听之后，必有及时主动的回应”^[5]。在语文教学倾听过程中，经过教师和学生的协同努力，学生在合宜情境的润泽下，既可能会源源不断地诞生出精彩观念，又可能会发生学习阻抗现象，比如，因为知识欠缺、思维受阻、体验匮乏等条件的限制，导致语文教学倾听无法顺利进行。在语文教学倾听发生的时间之流中，声音的传达具有瞬间性，它们在发出的同时即已消逝，如果不借助特定的工具加以记录，无法进行回放，更不能进行复听，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困难。此外，教师还需要兼顾课堂顺利进行所关联到的多方面因素：合宜教学内容的传达，理想倾听环境的创设，学生优质倾听状态的保持等，复杂多变的课堂教学使得语文教学倾听的运行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如果不加留意，教师可能会忽略学生的生命需求，难以做到积极倾听学生，因此无法对他们做出主动回应。不过，置身于语文教学倾听情境中的教师目光敏锐，能够及时发现学生发出的需求、产生的疑惑，以及存在的困境，迅捷地调动知识储备，激活思维状态，唤醒情感体验，依据对学情的积极把握，及时回应学生，满足他们的需求，解决他们的疑惑，帮助他们走出生命的困境，作为倾听主体的学生获得支持，这一过程伴随着学生的精彩言说，也会促使学生的精彩观念源源不断地诞生。

从精神上加以审视，语文教学倾听运行过程中的主体表现出积极关注的特点，从言说主体的角度来看，它既表现为言说主体对自我生命存在样态的积极关注，又呈现出主体在言说的同时对倾听主体进行积极关注；从倾听主体的角度进行审视，他们在倾听开展的同时还表现出对自我倾听行为与倾听心理的积极关注，以及对言说主体口头语言与身体语言的积极关注。“言说主体、倾听主体葆有自我，并以敞开自我的生命姿态，与语文教学中的自然、他人、文本、自我保持着密切关联”^[6]，积极关注成为语文教学倾听运行过程中言说主体与倾听主体的共有特点。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过程中，教师经过不懈努力，积极践行倾听理念，提升了倾听能力，拥有了倾听智

慧。当教师进行倾听时，他们的身心情意具身沉浸，身体自我、智力自我和精神自我积极共生，因而，他们能够以敞开的胸怀，虔诚的态度，共情的体验，对语文课堂上“存在”和“存有”的学生主动发出生命邀请，同时也接受来自学生发出的生命邀请，这是一种发生在整全生命与整全生命之间的相互关注。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接收到来自他人充满爱意与温暖的关怀，被他们切己地体验，在倾听主体、言说主体感到心理安全、心理自由的语文教学倾听运行过程之中，从而实现生命的成长、发展与完善。

在对语文教学倾听的主体进行表达时候，考虑到语文教学倾听本身就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活动，它既有倾听行为的产生，又伴随着言说行为的开展，不管后者的发出主体是自然、他人、文本还是自我，在存在意义上，他们共同构成了言说主体，倾听主体和言说主体交互作用，共同作为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主体而存在。因此，笔者以言说主体和倾听主体取代了教师和学生，除了前述原因还在于：语文教学倾听运行过程中的言说主体和倾听主体，既可以是教师，又可以是学生。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时，随着话轮不断转换，教师和学生的身份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这也是语文教学倾听运行主体的实然状态，与此同时还因为无论作为倾听主体还是言说主体，“学生都是作为鲜活、具体、形象和独特的生命存在，在他们身上仍旧留存着极有可能被成人所遗忘的人类智慧的原初样态，这能够作为教师学习的来源之一”^[7]。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过程中，和教师一样，学生逐渐发展出了主体性，拥有建设能力，他们同样也能够促进语文教学倾听的顺利运行，推动语文教学不断走向深入。因此，学生既可以作为语文学习过程中问题解决的推动者，又能够在集体智慧的协同作用下走出生命困境，成为语文教学倾听运行过程中优质关系性存在的积极建设主体，在教师和学生积极共在的课堂上，他们成为了共同成长的生命存在。

三、语文教学倾听的运行机理

考察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现状，笔者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师生都能在恰当的时间内、合宜的空间中，进行倾听自然、倾听学生、倾听文本、倾听自我的活动。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时，师生

不止一次体验过知识欠缺、技巧不足与沉浸无力，使得倾听情感自动缺席、倾听德性难以拥有、倾听智慧无从学得，最终导致语文教学倾听运行受到阻滞，有界自我、聚焦自我、集体独舞、孤立行动等封闭、凝滞的不良状态占据上风，“我一它”关系取代“我一你”关系成为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实然关系样态。随着对自我与学生理解程度不断加深，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的成长、发展及完善，置身于语文教学倾听活动中的教师从语言到思维，心理到行为，再到精神，实现了积极转向，达到了开放自我、同步敏感、关系共舞和联合共创的理想境界。具体而言，语文教学倾听遵循如下四重运行机理。

（一）从有界自我走向开放自我

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现实遮蔽中，教师和学生分别作为独立的生命存在，出于自我保护机制，他们会进行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筛选，自动过滤掉不利于自我倾听、自我言说的诸多因素。比如，在一些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情境中，教师、学生会运用有形或者无形的区隔对自我加以框定，其后果乃为教师、学生有界自我的形成；此外，教师和学生的身心情意之间处于割裂状态，自我与自我之间处于分裂之貌，后者成为有界自我的极端表现形式。就生命存在的应然状态审视，个体的身心情意处于关系性存在之中，表现出交互存在的状态，当四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与其他一个或者几个方面相互分离，均会导致有界自我的强势登场。发生在自我身心情意内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割裂现象，具体表现为教师自我与自我内部的割裂、学生自我与自我内部的割裂、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割裂、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割裂等不同样态。这些割裂无不表明，虽然教师与学生作为言说主体与倾听主体存在着交流互动，但是，它们并没有呈现出真正意义上“彼此交融、相互交织”的活动样貌，其间较容易出现倾听的中断，言说的不畅，基于整全生命与整全生命理解基础上的互动行为较少发生或者相对缺失，语文教学倾听的运行难以顺利开展。

要想实现语文教学倾听的有效运行，倾听主体与言说主体需要改变自我内部身心情意彼此割裂的状态，拆除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区隔，走向开放自我，因为“人是一种开放性的生命存在，人没有受命成为他现在的样子，恰恰相反，人打开

自己,自己创造自己”^[8],这种状态意味着倾听主体和言说主体在自我与自我内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起优质的连接关系。教师和学生有界自我的打开首先需要自我内部界限的打开,因为在特定的场域中,个体封闭、孤立和割裂的惯习形成已久,有界自我的“厚障壁”因为顽固而变得难以拆除,实现自我身心情意的有机联通与积极共在,就成为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当自我身心情意俱在,实现了自我内部的有机联通,进而联通自我与他人,以形成倾听共同体,在“人—人”关系的基础上,“完全敞开自我的主体,才可以更好地倾听他者所传达出来的声音”^[9],实现整全生命与整全生命之间的积极互动。当身心、情意一体的学生,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过程中出现知识凝滞,遇到思维不畅,发生情感受阻等问题时,身心情意一体的教师亲身沉浸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之中,更容易发现学生的倾听无力、言说疑惑等学习困境,教师以积极敞开的自我,连同热情接纳他人的态度,发展出“倾听着的自我”^[10],主动进入到与学生共同建构的言说—倾听现场,借助真诚自然的语言表达,富有启迪的思维活动,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与他们产生共情,积极回应他们的倾听困境。在这一情形下,教师由“我在”走向“我们共在”,最终实现了与学生的“积极共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现实遮蔽得以敞开,走向澄明之境。

(二) 从聚焦自我走向同步敏感

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时,倾听主体和言说主体往往比较容易将注意力聚焦在自我身上,因此,聚焦自我成为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时主体的日常状态,这样的行为一方面源于师生自我保护的本能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他们葆有身心安全的需要。语文教学倾听是一项发生在教学过程中、基于“我—你”关系基础上进行的活动,对教师来说,摈弃框定自我的固有理念,打破有界自我,对他者进行积极关注越发显示出其必要性,这需要成熟的心智、豁达的精神、开阔的心胸和明朗的智慧等多维要件的共同支撑,同时还离不开它们的积极协同作用。坚持学习、积极反思、勇于创新、勤于实践的教师逐渐成长,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时“开始转向一种新的状态:敞开自我的生命,接纳他人的表现,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建立起优质的关系连接”^[11]¹⁶⁰,也即教师在积极敞开

自我的状态下,以开放自我的样貌,开启倾听自我的活动。与此同时,教师对学生保持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倾听学生:当学生思维敏捷、言说流畅之时,教师敞开自我,积极接纳并且试着理解他们;当学生思维受阻、言说凝滞而出现交流中断,甚至发生抵制性沉默时,教师在倾听学生的同时,观察他们的身体语言,考虑他们的心智发展程度,综合多种因素探究他们言说不力背后的原因,既能够在知识上为学生答疑解惑,又可以从知识、思想、情感和生命等层面,对他们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在教师所创设的倾听—回应情境中,学生从知识学习过程中存在的无序、混沌之貌,逐渐发展出有序、明朗之态,教师的积极倾听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既敞开自我又朝向学生开放的生命个体,教师通过口头语言与身体语言让学生真切感受到:自己的言说内容与言说形式获得了认真倾听,他生命的在世存在就此得到揭示,师生在整全生命的基础上实现共情。如果要与学生产生积极共情,教师还需要对生命保持敏感,“成为一个对自然、他人、文本与自我保持敏感的人”^[12]。在教学倾听过程中,根据情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同时对学生进行回应性倾听,最终发展出与学生保持同步敏感性的能力,达到“理解学生的理解、体验学生的体验、思想学生的思想”^[13]之境界。在同步敏感性的积极助推下,师生更容易进入到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澄明之境,这既是教师对自我生命深度理解基础上的智慧性存在,又是他们对学生生命深度理解的重要表现。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时,由于思考问题的视角多元、知识储备不一、体验能力有所不同,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师生与自我之间可能会存在分歧,有时还可能会发生矛盾。当出现这些现象时,与学生保持同步敏感的教师允许分歧的存在,给予它们存在的空间,运用真诚自然的语言,对学生积极回应。还有些时候,学生对问题的看法明显存在偏颇,很难令人认同,即便教师不认同学生的看法,他们也能够试着打破有界自我,积极敞开自我,热情接纳学生,同时也促使学生打破有界自我,也即教师和学生对彼此已有的生命经验保持一种开放性,它意味着概念、认知、假设和信念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之间的界限可以逾越,能够产生交互作用,

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在这样的倾听—言说—回应情境之中，教师和学生共同开展富有建构性的倾听活动，它需要教师在积极倾听的同时，借助表情、姿态、手势等身体语言，“告诉”学生在积极倾听，学生体验到教师的倾听，反过来有助于强化学生的“言说信心”，积极推进学生的言说行为；在学生言说结束，或者当他们出现言说中断，甚至表现出沉默无言，针对学生言说的多种情境，教师运用真诚自然的语言，借助富有启迪性的思维，或者从提升自我专业发展的角度，或者肯定学生的观点，或者关注学生言说的特定背景，或者从深化学生理解的角度向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等倾听之后的不同回应，均是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积极发生的具体表现。它不断创设出新的学习境遇，对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时，师生打破了有界自我，拆除了思维上的障碍，在情感上发展出同步敏感，在这种情境中，师生能够理解彼此的情感，尽可能地站在彼此的立场上理解对方言说所传达出来的意义；“在对言说主体进行评价时，倾听主体的评论与言说主体的心情及其表达的内容相一致；在声调上，倾听主体在倾听之后进行表达时，他的声音语调能够有力传达出：他已经充分具备与先前的言说主体分享言说内容与言说形式所需要的诸多能力”^{[11]261}。上述活动对教师和学生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助于他们密切关注问题发生的情境，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深化了对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理解；优化了师生的思维品质，完善了他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推动语文教学倾听的运行不断走向深入。

（三）从集体独舞走向关系共舞

语文教学倾听的运行需要教师对自我生命和学生生命进行深入理解，同时还离不开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理解，发展出“人—人”理想交往基础上的“我—你”关系，开展倾听自然、倾听他人、倾听文本、倾听自我的活动，借以认识自然，理解他人，建构意义，洞悉自我。在实然的语文教学过程中，不合规律与不合目的的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现象依旧存在。如果以舞台作为喻体来隐喻语文教学倾听的运行场域，那么，教师和学生成为课堂上的舞者，学生身处舞台，通过学习之舞意欲获得生命成长，在舞动过程中，心智尚待成熟的他们聚焦自

我，甚至还会有意或者无意框定自我，形成“有界自我”，表现出不能倾听、不会倾听、不善倾听的样貌，此时，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表现为“典型的‘我—它’关系，这种关系将学生视为物的存在，并不是真正的关系”^{[14]2}，在这种情形下，学生的身心情意4个方面处于彼此割裂的状态，身体自我、智力自我和精神自我三重自我相互分离。舞台上的教师尽力保持正确、合宜的舞姿，完成舞台动作，以实现预设的教学目标作为旨归，试图消除舞台上发生的偶发事件。学生努力跟进，尽其所能地和教师的舞动节奏保持同频共振，那些无法跟上教师节奏的学生，则聚焦自己，形成了“有界自我”的样貌，或者出现了身体舞动在课堂、精神却出游到九霄云外的情形。教师和学生看似正在进行集体共舞活动，实际上，作为有界自我的生命样态，教师、学生则是置身于各自舞蹈的矛盾境地。在这样的语文教学倾听运行中，教师和学生的自我内部、教师和学生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连接关系，当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出现思维不畅、言说困境与情感凝滞等倾听受阻现象时，缺乏倾情相遇、生命邀请、好客面容的语文课堂，均难以解决这些问题。

当教师和学生从集体独舞走向关系共舞，此时，教师和学生发展出“真正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建立在‘我—你’之间，是共存共生、你我共在的双向关系”^{[14]2}。在关系共舞的语文教学倾听运行中，教师和学生既能够保持自我舞动，又可以兼顾并且平衡与他人的舞动关系，达到自我舞动与集体舞动的和谐共生，建构出“共存—共生—共情”的关系共舞图景：既表现为教师、学生个体的独自品味，又存在着教师和学生的相互倾听。当学生出现倾听受阻、表达不畅时，敞开自我的教师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基于对学生生命的理解，关注学生的生命困境，为了促进学生生命的成长、发展及完善，教师以好客的面容不断向学生发出生命邀请，与他们建立起真正的连接关系；试图走出生命困境的学生，敏锐地意识到教师发出的生命邀请，积极接受它们，语文教学倾听成为促进师生同生共长的活动，实现了既是教师促使学生、又是学生促使教师作为整全生命存在的双向互促理想。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澄明之境中，“师生以整全生命之姿，协同努力建立起调动彼此生命热情的关系连接，此时，师生之间相互理解，彼此促进，共同成

长,任何一方的知识、思想、情感、生命都可以在一种心理安全与心理自由的情境中进行分享,得到不断丰富;同时,任何一方发出的需求、产生的疑惑,以及存在的困境都能够得到积极关注,因为他可以在一种无需担心、安心言说的情境中被他人倾听,并能够获得积极回应,满足了他们的生命需求,消除了他们的内心恐惧”^{[15]56}。教师和学生协同努力发展出的关系共舞,究其实质是他们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时,积极寻求优质的在世存在,建构出真正的连接关系。当语文教学倾听不断进入到运行的澄明之境中,教师和学生逐渐认识到:“感性认识、知性存在与理性发展都是关系的产物,它们或者产生于个体与个体内部的关系,或者源自于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当个体认识到个体自我内部、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心理现象’均以关系为纽带,他们就会投入到关系之中,视野因此能够获得提升,感觉、注意、记忆、动机,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精神愉悦和生命困顿,都可以纳入关系之中,教师和学生也在认识提升的基础上,从个体性存在发展出关系性存在”^{[16]11},也即形成关系共舞,它具有3个特征:积极关心、直接坦诚和结果良善——教师和学生给予对方积极无条件的关心;在言说和倾听进行过程中既不伤害自己,又不伤害他人;在相互倾听过程中,师生保持直接坦诚的心理,关注对方发出的精神需求和生命呼吁;根据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需要,教师和学生做出适当的改变,以确保具有伦理关怀的倾听活动产生更为良善的结果。^{[15]1}

(四) 从孤立行动走向联合共创

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时,为了完成特定的学习任务,敞开自我的教师和学生积极思考,开启倾听活动、倾听自然、倾听他人、倾听文本、倾听自我,这成为师生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时共同的存在样态。借助多元化的倾听活动,教师和学生不断成长并且逐渐发展出整全的生命个体,整全的生命个体与整全的生命个体之间建立起相互连接关系,促使他们“在语文教学的时间之流、场域之内共同成长,建立起一种‘有机团结’的关系性存在”^[17]。它意味着在生命不断成长的基础上,师生个体与个体之间以“有机团结”的样态,建立起优质的连接关系。以关系共舞作为师生关系隐喻之喻体加以审视,不难发现,语文教学倾听运行时所展

开的知识学习、能力提升、思维优化、意义生成等诸多活动,对教师和学生而言,既不是作为孤立的行动,也不是割裂的行为,而是在相互观照、共同聚合过程中,推动语文教学倾听进入到运行的澄明之境,不断实现语文教学倾听的目的——养成能倾听、会倾听、善倾听之人,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整全的生命,从而建构起倾听共同体。

随着语文教学倾听活动进入良性运行状态,“师生共同进入到相互关联、始终运动着的教育世界中,这一世界不是孤立、分裂的‘形式’(form),而是表现为前后相续、连绵不断的形成(forming)”^{[16]46},正是借由师生的联合共创,相互倾听着的语文教学得以不断发生。在联合共创关系中,教师创设真实性或拟真性学习情境,向学生发出充满温情、富有召唤意蕴的“说来听听”^[18]之邀请,促使学生主动激活倾听自然、倾听他人、倾听文本、倾听自我所需要的知识、思维、技巧、情感、德性和智慧等要素,对学习生命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反过来,教师所开展的欣赏性、批判性、建构性、疗愈性等层级的倾听活动,无疑也发挥着自我赋能的作用,促使他们积极反思教学、不断实现专业发展的愿景。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时间之流与空间之内,师生开展联合共创活动,建构出新的文本意义,塑造出新的自我,不断充沛他们的情感,促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力量,进而迈向更加高远的天空。正是因为如此,语文教学倾听具有更加广阔的运行时空。借此,教师和学生增强了倾听能力,形成了良好的倾听习惯,倾听德性与倾听智慧也随之得到增长。

四、语文教学倾听的运行愿景

借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作为一项关系性活动,语文教学倾听的运行机理离不开生命的始终在场、主动敞开、具身沉浸与积极接纳。从主体角度具体表现为:师生不断消解有界自我、聚焦自我、集体独舞和孤立行动等封闭、孤立、凝滞的生命存在状态,走向开放自我、同步敏感、关系共舞和联合共创等敞开、联合、流动的生命存在样态。它建立在教师和学生对自己、他人生命深度理解的基础上,从“个我”走向“我们”,从“我在”走向“我们共在”,这既是语文教学倾听运行富有生命活力、具备

动态生成特点的具体表征，又是教师和学生关系性存在的有力诠释，促使他们不断建构出优质的连接关系，形成了新的教学图景。语文教学倾听的运行机理可以借助下图进行可视化表达（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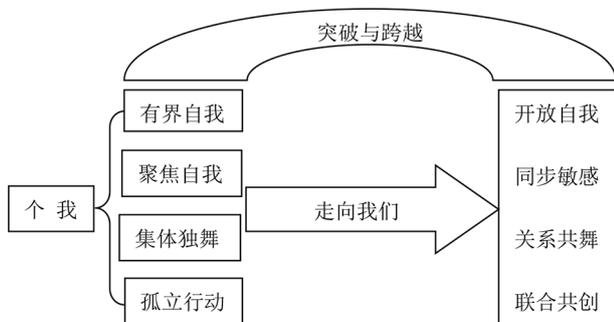


图1 语文教学倾听的运行机理

其意在于：从教师和学生个体内部身心情意相互分裂、个体与个体生命之间彼此孤立，不断发展出在教师、学生个体身心情意内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起优质的连接关系，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遮蔽之象得以敞开，走向澄明之境。在语文教学倾听运行的时间之流中与教学场域之内，师生努力突破原有框定和既有区隔，主动跨越既有障碍和现存阻抗，建立起自我内部身心情意的整全性存在，以积极敞开之姿，热情接纳他人，在倾听知识、倾听技巧、倾听情感、倾听德性与倾听智慧等方面主动提升自我，不断成长为能倾听、会倾听、善倾听之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形成关系性共在，从分裂的个我走向整全的个我，抵达自我与他人积极共在之境，进而形成整全生命的我们，缔造出相互倾听的语文教学，建构出新的语文教学倾听愿景：在充满关怀情愫、如家一般温暖的教学场域内，整全生命的师生共创并共享语文教学倾听之美。

[参考文献]

[1] 伍龙.“听”的哲学意蕴——以与“聽”“声”“人”的关系为中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3(5): 51-56.

- [2] 郭纓. 移动传播时代听觉回归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8: 92.
- [3] 约翰·D·布兰思福特. 人是如何学习的: 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扩展版)[M]. 程可拉, 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35.
- [4] 靳彤.“语文方法性知识”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8: 9.
- [5] 李政涛. 倾听之后, 必有回响[J]. 今日教育, 2017(4): 34-36.
- [6] 周杰. 倾听教学的目的观: 培养会倾听的人[J]. 现代基础教育研究, 2015(3): 43-47.
- [7] 张光陆. 对话教学中的教师倾听[J]. 全球教育展望, 2011(10): 17-21.
- [8] 刘铁芳. 追寻生命的整全: 个体成人的教育哲学阐释[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4-15.
- [9] 耿幼壮. 倾听: 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感知范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6.
- [10] 大卫·M·列文. 倾听着的自我——个人成长、社会变迁与形而上学的终结[M]. 程志民, 等译.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28.
- [11] 卡尔·R·罗杰斯. 个人形成论: 我的心理治疗观[M]. 杨学广,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6.
- [12] 孙红卫, 朱玉. 作为听者的华兹华斯[J]. 国际比较文学, 2018(3): 500-503.
- [13] 张华. 走向“倾听”教育学[J]. 全球教育展望, 2010(10): 3-14.
- [14] 马丁·布伯. 人与人[M]. 张健, 韦海英, 译. 史雅堂, 校.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2: 73.
- [15] 亨利·克劳德. 他人的力量: 如何寻求受益一生的人际关系[M]. 邹东,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136.
- [16] 肯尼思·J. 格根. 关系性存在: 超越自我与共同体[M]. 杨丽萍,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
- [17]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7.
- [18] 艾登·钱伯斯. 说来听听: 儿童、阅读与讨论[M]. 蔡宜容,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73.

(责任编辑: 孙永泰)

The Framework Analysi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Listening in Chinese Teaching

Du Er-m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As a relational activity, listening in Chinese teaching points to people, concerns people, cultivates people, and improves people. In the framework, it is manifested as “two subjects, three levels and five elements”, from external language elements to internal thinking and psychological elements, and focuses on behavior and spirit elements. The speaking subject of listening in Chinese teaching is sincere and natural in language, enlightening in thinking, empathizing in psychology, reacting in time in behavior, and paying active attention in spirit. The listener will feel warm, enlightened, you and I together, get support, achieve growth. Listening in Chinese teaching follows the four-fold operation mechanism: from bounded self to open self, from self-focus to synchro-sensitivity, from collective solo dance to relationship dance, from isolated action to joint creation. In the teaching field, which is full of caring feelings and warm like home,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are the beauty of listening, which becomes the vision of listening in Chinese teaching.

Key words: listening; Chinese teaching; open self; you and I together; relationship dance



我校科研项目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近日，我校于德新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面向应急决策的重大灾害态势感知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项目获批 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实现我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零的突破。

该项目以我校为牵头单位，聚焦国家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重点工程实践，是跨学科领域合作研究的成功典范。从智慧应急决策应用实践出发，在单一灾害简单场景的态势感知学术积累和技术优势基础上，提出面向应急决策的重大灾害态势感知理论和方法。

于德新是航海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大数据挖掘、交通网络态势感知、系统动态分析的研究，形成了系统、丰富的重大灾害态势推演和风险评估的理论体系、特色技术和研究方法。

(文：科研处、航海学院/编辑：宣传部)